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四十五目錄

牛希濟一

牛希濟一

希濟蜀後主時累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國亡入洛後唐明宗拜爲雍州節度副使

本論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於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庶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車輅

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卽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爲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明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爲王者然其道則

與太王王季文王爲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爲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備存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左傳作祀夏）配天不其偉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爲而不有夫其聖德過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嗣君也亦莫不蔽於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冢嫡也天下之本也莫之可易也至有不離襁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强臣而爲之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惟政亂國危殆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

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部尉之列大夫之家卿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僞是以出一言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生於深宮長養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於聲色靡曼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本故小人易欺焉況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晦明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暗故時之晦也盜竊興焉魑

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目導其言語教其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況近世之嗣王也始自誕生厥月無問名之禮至於婚冠無金石之樂告廟之儀外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庠齒胄之道或繼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卽位也降先君之冊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内面而朝新君焉衮冕端拱元默於殿上雉扇熒煌香煙蓬勃左右紛紛焉莫之知也班列

千百稱慶而退至於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閣稱述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空言耳敢及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於畏憚通於商較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謁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

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覽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黄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於内殿又日幸於兩軍遊於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於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冢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

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於吳爲吳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欲讓其弟後其長矣吾將與之桓公聽羽父之譖以疑其兄致於篡弑又晉厲公之嚢也子周有兄而不慧不能辨菽麥羣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爭又襄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欲立長君乃迎公子雍於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

愛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恕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背秦好立靈公幼而好虐竟爲所弑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呂后妬於糟糠其子盈爲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爲呂嫗所滅非平勃之闕不能加誅及擇諸王之賢者迎王於代邸是爲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遂獲中興衛伯玉之於晉武也君臣之交矣知主鬯之不惠必傾世祚嘗撫其牀而嘆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終以正

度為君果致元海倡四方之亂宗廟焚燬兩京版蕩懷愍二帝俱為俘執而崩晉祚中絶國分為十六普天之下皆墜爐炭此惠帝之所為也是知冢嫡賢而臣擇立者必亡若立嫡為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為治曰亂嫡庶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為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禪於有德若次子之賢遽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君唯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洊雷震若不明不法此

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爲若君明於上小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寘於亂乎主少不明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文章論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治化爲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爲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運以宮室車輅鐘鼓玉帛之爲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

爲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内何足大哉況乎澆季之下淫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中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豔爲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絶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下使聖人之旨復新今古之體分而爲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彼問

對立意自出者子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體之制也又有釋訓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訓詁雅頌之遺風卽皇甫持正樊宗師爲之謂之難文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爲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爲慙晦其道者揚袂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頑也何足以觀且天以日月星辰爲文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歿而不朽者

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卽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咏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治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表章論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指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

易爲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指自合於典謨所行自偕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況人君以表疏爲急者竊以爲稽況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旁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爲華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爲非逆鱗發怒詈不爲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蓋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喻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蔓引數幅尚或棄之況萬乘之主萬幾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

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琯表朝廷以爲庾辭倘端明易曉必庶幾免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明儒尚且抒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實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爲能也

治論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蓋不知重其本也夫重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公

卿以躬耕於千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卒嬪御以親蠶於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率以耕織爲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饑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怨嗟則和風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饑寒而能致於仁義者雖淳樸之世君子之人幾希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蠶而百人衣王者之

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劍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稑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磽确汗流汗背忽以霢霂日熾其背無不𤍠黑又婦人之爲蠶也髮鬢如蓬晨昏憧憧高條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嘵悍吏繞於居烹茗飫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若干歲

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脅之言無不强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不爲汙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揵急之辯

者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苦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刼取加諸之力不能爲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得易於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之中其一爲農亦已爲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可勝紀其

大者而有四焉自京達於閩嶺豪右兼并之家或累思進達其身或求恃勢以庇鄉里者多以其子納於黃門俾爲之侍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左右灑掃之用國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下萬人出詔旨使於四方或恃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其聲塵候騎從其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農受頑愚之施捨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之門指揮僮僕隸之中闕庸夫者一也道德之士反爲謗議實可顯加甄別用示其道此爲弊之深者二也即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

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陌樗博擊毬以爲之業自六軍遍於四方或擊毬一入於門中天子喜悅拜爲上將或都城會府總統繁多阿黨小人撓於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比仇讐曰我武也文武之事墜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鍔之所干戈之別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爲武然用之爲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況復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於流亡以至於敗亂此

爲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褻儒者之冠服習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之學多背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違我能是也又道不是者以勝謗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宦於州里其官也用刑爲嚴納賄爲能狡譎之行爲長其行也總佞媚之術輕折朋友交結邪僻附近左右擅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侯遇之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器用無所愛焉或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令必盡刻削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尤飾狂妄升之於府政可知也薦之於朝時可

知也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冑之家而無之也負販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卒是小人在位爲法必苛爲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蠧齊人此爲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殘於國害於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無士不可以爲治世無民不可以爲國唯明王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治理之道與之爲政先簡其事則闕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今吏屬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羊百牧矣啗食之不足何從

知事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斂驅彼浮食遊手之衆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組金玉幃幕不得用繒綵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宫中至於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矣夫如是化之以道孰有不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常夫儒者之言猶人之食若今日之食明日以爲常欲不之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文公之言以王道爲治不三年而化

成立國之基斯爲遠矣今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游惰廢不急之務可以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爲

刑論

刑罰之用葢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爲之不舉以示仁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圖斷其肌膚殘其支體流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劓刖之屬最可以爲恥於衆觀

者則知其所犯毀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憯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永戒其惡所謂有恥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爲恥誠哉免而無恥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暫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於出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疑辨之中成於案牘之内吏與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

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取捨以爲出入官必不盡知此爲弊之一也盡灰爲獄胥不顧入刻木爲吏胥不顧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搒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眞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擊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嚴其徽纆外殘其軀内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點染富室以求貲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卽止此爲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爲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

以伺赦宥此爲弊之五也捶拷之下易以强抑人之支體須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捶之嚴輕罪者類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者狡猾之所能爲也卽平人孰敢與吏爲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寃何以感致和氣平一水旱此爲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以法當炎酷之時繫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饑

餓圍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爲弊之七也況外府法司又爲不道或土囊以鎭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號呼莫聞瞑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愓殺貞婦致三年之旱今天下之刑晝常雨血尚未足以泄其寃憤且刑罰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爲不道必歸於法故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

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類信豺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定國每歲決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之本所以衛人非以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笞杖重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溫其所處饘粥每給其饑渴決罪過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疑辯庶幾少塞其弊當不濫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襃貶論

仲尼之修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本其尊奬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曰太子弑其君以爲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伐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爲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爲王化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爲相者禹稷之化也蕭曹之上也燮理陰陽平和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國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日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

敎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爲賢人其爲將者干城之材爲國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之勇也非國將之材也覆軍敗國棄戈奔北者矣殆不可用也復用之日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離皆欲遵之王言以爲之國乃奸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社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朋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爲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其

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皆中其旨未朞年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入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宦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藴曜嫉正之歸國奪其鑕鐵之柄秉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納而至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趨三鎮之師且曰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臣之爲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爲亂也此意之深罪之明者仲尼皆所宜誅者究朝廷爲亂之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

以誅宦官嬪之太甚須至於亂遂至所立必沖幼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在位者為賢人負罪者為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為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説斯可以正之矣

賞論

賞勸之典所以顯忠尊賢而待用闕感人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為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為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

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勳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省察

奸邪者深以爲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徬徨焉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爲勍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爲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才力乃有溫溲溺之器以媚黃門者以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貲財以致名第以榮郡

邑者不可遽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厮養禽獸之屬皆列於官與士君子比肩於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首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子之患請以繁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永代之制杜萌漸之謂也漢明不以館陶子爲郎寧賜之百萬曰夫郎出宰百

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爲中興之嗣也且賞勸不恒
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
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四十六目錄

牛希濟二

牛希濟二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畧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榷酤租算之外方許民間竭産助國出金贖罪貨鏹以爲郎以爲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人主無桓靈之僻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

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賄取故中官以宰相爲時貨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以縣令爲時貨宰相若干萬緡刺史若干千緡令若干百緡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爲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爕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爲

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鬧其謀卽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膚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爲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爲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爲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踵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倖祿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於隣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國家既危喪亂日

臻烈能盡用以榮其身他日之家牒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亦羣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徇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時論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免是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暵也故夜長以雨露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知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知時也故馳疑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爲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

爲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爲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爲兵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象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示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修其德以爲之防知而不修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達變於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爲禍見禍而懼祲益爲善物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烏雀爲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會無

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爲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爲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爲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爲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𤯝時之亂爲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怨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役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爲桑林之牲

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卽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吏爲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況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駁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衍履之說曰素履貞吉幽人之貞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況聖人乎希濟以爲治亂無時惟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

家所能執必矣

荀息論

晉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於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羣公子唯驪姬之子奚齊及其娣之子卓子留於宮公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盡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爲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無益也不如立卓子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秦

晉輔之子將如何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然謂人已乎里克殺卓子於朝荀息死之邱明褒之曰詩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以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爲執政之臣顧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闕於國再立卓子以偷其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歎之有且獻公以荀息爲執政也以荀息爲能賢也而屬之二子令二子無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賢所致其無乃辜先君之託孤之寄乎且已以大夫也不宜從君於昏而立幼稚知

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剌於晉爲國家長世之計乎比周於姬氏之黨乃嬖寵之黨也立二君而不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於其國若亡之黨不可以立乎非己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是貪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 闕 以誅之於子矣大國之人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其爲虐不可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伯王賢哲之君耦俱無猜其若是乎若羣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若不能討賊無謀自頸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於溝壑者無以異之凡

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苟息所能也是以憲宗彌留之日内外疑恐奸邪之人艮憲之明復誅其黨有來中書與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然曰當問大臣此非殿中事告者遽退杜黃裳時爲庶子亦以玉佩繫上陽周問太子安否及臨慰勸之曰冢宰大臣前揭喪巾覩天顏哀毀之狀莫不相顧而泣又喜萬國之得主也卽深謀遠慮於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難遺詔擇立以爲之常蓋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密建議奉迎位旣及定乃命

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卽新君受賜之地遷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九城之禁由其管鑰若明然公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誅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幼沖之可教其議立之父輪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民間謂之車轂狀宦者謂之金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欷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事旣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今日大人何疑之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不從必興誅戮當動搖天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 闕 閹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所

爲也或曰趙公之生也由不如荀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邱明之褒不其謬歟

石碏論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若與之卽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而自立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君之子或朝於王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問定君

於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其君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方教子厚之爲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弒君之謀爲亂之首州吁旣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爲君也命石子遊必將從之況於厚乎已爲大臣國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其君也父

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爲臣不忠爲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相爭屠矣是以先見之明知州吁之必能爲亂也當戮力以誅之豈止一諫而已哉知石厚必從惡也當嚴毅以討之無使必陷於戮不能救亂以安其國不能謀君以全其子莊公之亡也州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闕況其君乎或曰周公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石碏之棄愛子賢人之事也若不如是將何以止於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於成王必危於宗廟故先除之以保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弑莊公而後欺

而誅之曰碑怒其子與宮人戲蓋防淫亂之本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曰碑賢人也知其必至於亂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曰碑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於理反爲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滅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知是非理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疑父之心逆天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於陳以行誅討斯人心之孰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爲子弒其父爲臣弒其君也天

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爲伍也是以吾禁子之遊且吾爲大臣欲誅弑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石厚尚能求計於其父豈必陷父於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今石碏以殘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爲罪莫大於亂國不孝莫大於絶嗣今石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爲魏將伐中山中山殺其子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於幕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忘骨肉之痛

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通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旣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別隋后曰臣智力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道也且能殘其子爲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爲仁義之人能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邱明修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薦士論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經學文藝之流凡設十有二

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爲禆補聖世奏章不絕於明廷爵賞實煩於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傭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二三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十餘人一歲之内萬有餘衆或考秩還滿或方伯慰薦或伐閱功勞或昇奬舊勲詔制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藝襃其行實敘其勞績無一日不爲之未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

靜於二邊非求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生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疾蓋無其實而有其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僞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司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爲之去留卽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況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燮

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
通經義證據以爲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
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諷諫理辭之要
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所送
羣衆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九衢
是非相雜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承交
遊之命取其蘄譽名奏署謂之借聽取其謬舉之說謂之横
薦凡四方表函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美秩名郡
劇邑諸侯之薦士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交於一言蓋

見其姓氏而已豈能摭實哉官達倖門易如秋草能復貴賤之別闕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爲薦公孫宏董仲舒之學也相如枚臯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畧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薦賢者多受賞曾史有之矣魏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況今之所舉非徒古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富貴闕如一死生不變之爲誠明也薦其

爲將也覆軍擒帥伐國獲地然後以爲得薦其爲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爲得今之舉士爲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薦禰正平以爲堪任大臣有臯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后用之爲相果能克正唐祚有中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興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

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用與不用耳士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己者茍有知者甘心死節尚且不疑況復昇榮顯之中行心胸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亡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已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爲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爲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況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況尋常人哉又曰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蓋遺賢之歎也又曰束帛戔戔賁於邱園蓋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旣不廢於朝夕於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申明上賞連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援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才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

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户歲貢若干人更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大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目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

藝矣唯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辯雄壯臧否由己昇沉在心羣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搖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鋩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默無言衆必謂之長

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兗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
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
貴冑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
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最衰世以來
多非其人明廷無策問之科有司亡至公之道登第之人
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闕抱憤之人
汩没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遞相唱和
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兩科
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於傅粉熏香服飾鞍馬之費多致

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力同心大革其弊復以經明行修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墜不失取士之道

寒素論　同

堯舜興於畎畝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曾顏非諸侯之祚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曾顏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桀紂比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爲仁義一日則爲君子不爲仁義一日則爲小人豈在世載相襲

冠裳相承吁哉蒲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庭之下皆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國達之於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之禮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修長幼之道也天子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叓教人以孝教人以悌興教化之本也文不以爵祿爲差也況布素對策名聞於天下者有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爲儒者黄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令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寒賤

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
摯獸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
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爲匹夫暮爲
卿相者有之矣朝爲諸侯暮爲餧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
在於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爲瑚璉之器
材之美者不出於里閈之内爲棟梁之用士之美者非貴
冑之子而登卿相之位況投竿而爲王者師挽車而爲王
者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庶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慎擇爲目銜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勲伐授任四方奏薦加黜伸書易名取姓其爲猥詐不可勝紀以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民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卽左右手之不如皆舐筆署名

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爲官久廢其事爲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條緒循其資歷黜其昇遷求其殺犯豈有問其爲政之本爲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偷得其便乞憐之子略無愧容大爲笑端不可以取亦有居清官苦羸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送堂時竿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賂之交塡咽街巷聒於耳目清貧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之中以樂爲之某官若干萬錢某邑若干束帛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

能豈復爲政爲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彫弊逋逃林藪竄伏萑苻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蝟起以至於阽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而爲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既亡饑寒是逼遂陷於此皆爲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爲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爲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言自魏其武安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爲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

之夫諸侯貢士載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爲能以權傾州縣爲重如是則天子安得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夷吾子皮任子產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其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富貫金多者皆應命賴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罔審是非與士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中得田仁任安武帝與語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

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不當罪責之門有人也武既不然而青以爲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憖其金帛或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小功不稅論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爲不可何也由不爲辯後所以惑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之親聞喪恒晚

終無追服言不可也今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爲小功之親多而未疏又不比古圖國分境狹今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不可也夫禮始於文武制於周公定於孔子此聖人貫萬行極人情其爲五服之說宜已謹矣彼曾子仁厚純篤之行以禮爲薄而私恠之爾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爲此也恐厚者過焉而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弗除也曰弗忍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弗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

功亦弗忍不幸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於今弗解也韓
文公可謂與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